

工人階級的革命領袖

第一輯

# 毛主席在群眾中

(上)

MAO ZHUXI ZAI QUNZHONG ZHONG

(1)

通俗讀物出版社





浙江省农場農具管理局李副局长(右)和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長樓宇光(左)把一些农业書籍贈給毛主席



毛主席在鄆縣合  
興鄉紅光農業社  
觀看一種極有用  
的野生植物“打  
破碗花花”(這種  
植物可以用来消  
滅蒼蠅、蚊子)



毛主席在四川灌县新城乡蓮花一社的菩菜田里和女社員們一起摘菩菜



毛主席參覲了四川隆昌氣矿。图为毛主席參覲隆昌氣矿生产炭黑的情形

## 目 录

毛主席看望士兵	史立成	1
毛主席在浙江农业科学研究所	呂韶羽	4
毛主席在杭州查看衛生工作	伊心恬 麗佑中	9
毛主席在成都量具刃具厂	江 洪	12
毛主席使紅光社大放紅光	許 川 白 丁	16
毛主席来到了灌县	万世祥 桂承鐸	25
毛主席冒雨訪問隆昌氣矿	白 丁	31
毛主席关怀青少年	陈家俊 黃啓璪	36
毛主席和海員	殷 平	39
毛主席到了老通城	王務新	44

# 毛主席看望士兵

史立成

1957年4月3日这天，天气格外好，玉兰花、映山红、茶花和桃花开满了山。鸟儿在绿树枝头啾啾地叫。

驻在杭州市郊的士兵们，披着阳光，从训练场回来，欢欢乐乐地到食堂去吃午饭。

这时，两辆带篷小汽车开进了营房。是哪位首长来检查工作？是哪儿的同志来参观？王宝善上尉跑向前来迎接。还没到汽车跟前，几位首长向他走来了。

走在前面的一位首长，身材魁梧，满面红光，身着银灰色制服，脚穿黑色布鞋。啊，这不是毛主席吗？王宝善心里猛地一跳，全身热烘烘的。他揉揉眼睛，再仔细一看：是亲爱的毛主席，是我们时时刻刻想念的毛主席！

王宝善向毛主席敬了礼，想报告两句什么，可是嘴巴和脑子好像不听使唤了。他张了张嘴，却没有说出话来。

毛主席握住王宝善的手，说：“你是这儿的首长吗？”

“我是这儿的指导员。”王宝善仰起头望望毛主席慈祥的面容，有点发慌的心马上镇静了。

“同志們正在開飯，是嗎？”

“是，剛剛開午飯。”王寶善立正回答。

毛主席請他領着到食堂去看看。

毛主席和王寶善上尉并肩跨過一條小溪上的石板橋，穿過一小片青竹林的時候，毛主席又問王寶善：

“現在正忙些什么工作？”

“主要是搞訓練。再就是復員教育工作。”

“老兵願意復員嗎？”

“老兵們很留戀部隊，一聽說叫復員，開始不願意走，經過教育，現在都乐意回農村去參加生產了。”

毛主席點點頭，微笑着說：“這樣很好。”

毛主席順石階走下一段難走的石坡，到一間士兵宿舍里。他關切地看了士兵們的床鋪，蓋的被子。毛主席剛剛走出士兵宿舍，迎面碰見了剛下崗的新兵陳相均。陳相均抬頭一看是毛主席，想很快地讓開路，毛主席已經親熱地把他的手握住了，

“小同志，辛苦啦！”

陳相均光咧着嘴朝着毛主席笑，回答不出話來。

“你今年多大啦？哪兒的人？”

“浙江平陽人，今年二十一歲。”

毛主席笑着說：“你長得很壯實啊！”

正在食堂吃飯的士兵，聽說“毛主席來啦！”高興地涌到食堂門口。有的端着半碗飯，有的還拿着筷子。毛主席向士兵們招手，士兵們眼一眨不眨地望着毛主席，

臉上露出抑止不住的內心的歡笑。他們覺得見到毛主席，是一生最大的幸福。

毛主席進到士兵食堂，托起桌子上的一盤菜，看了看，掂了掂，問身旁的士兵：

“每頓的菜够吃嗎？”

士兵們不約而同地說：“够吃了！”

“每天的伙食費多少錢？是四角二嗎？”

“是四角二。”余金山中士一面回答，一面想：毛主席每天忙國家大事，還知道我們每天菜金是多少，真关心我們士兵啊！

毛主席看看食堂的設備和士兵們吃的飯和菜，然后站起身，微笑着向士兵們又招招手說：

“同志們吃飯，吃飯吧。”

在這樣幸福的時刻，人人怀着激动的心，誰還顧得上吃飯。

毛主席走出食堂，士兵們欢笑着擠出食堂送毛主席。毛主席走到伙房門口不远的地方，正巧炊事員顧彬甫跑來看望毛主席，和毛主席碰個對面。

毛主席握住顧彬甫油膩的手，非常親熱地說：

“啊，大師傅，辛苦啦！”

四十六歲的顧彬甫，做了整整三十年炊事活兒，在旧社會，国民党的官員見了他，嫌他髒，嫌他笨，叫他閃的远远的，叫他滾到別處去。可是今天，他見到了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毛主席和他握手，又称他“大師傅”。心里

的一股热流涌到了眼上，他含着热泪笑了。

十二点多了。毛主席和士兵們握手告別，士兵們鼓掌欢送毛主席。毛主席走远了，还回过身来站在山路上向士兵們招手。

(1957年5月27日“人民日报”)

## 毛主席在浙江农业科学研究所

“浙江日报”記者 吕韶羽

1958年1月初旬的一个星期天。这天，冬日的阳光格外和煦，杭州市郊外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近千亩試驗田上显得那么寧靜。所內許多工作人員都到市里去了，誰也沒有料想到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星期天。

吃过午饭，所長楼宇光走进办公室。他坐下来不多会兒，忽然从窗口里看見那条从杭州市区伸延出来的公路上出現了两輛小汽車。小汽車越来越近，駛进了所內。楼宇光赶忙跑下楼，小汽車已經停在两幢試驗大樓中間的空地上，車門敞开，有一位身材魁梧，身着銀灰色的大衣的負責同志走出来。啊！毛主席来了？楼宇光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再定神一看，果真是毛主席。毛主席臉色紅潤，头髮烏黑，精神豐饒；不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看到毛主席有这样好的身体，真教人快慰。这时，楼宇光發覺自己呆在門前的時間太長了，停

在这里做什么，快去迎接我們最敬愛的毛主席！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毛主席面前。毛主席伸过手来握住楼宇光的手：楼宇光感到一股暖流通遍全身。

毛主席一面和楼宇光握着手，一面問他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有多大年紀。那亲切的問話，就像是母亲遇見了久別的兒女。

楼宇光本来有些拘束、不安，話也說不出来。一和毛主席接触，他馬上不慌乱了，只覺得心里热呼呼的，有一肚子話想向領袖傾吐。他領着毛主席走进試驗大楼。在試驗大楼的走廊里，放着一部淡綠色的双輪双鏵犁。毛主席看到这部机械农具，弯下腰摸了摸，問楼宇光：

“这是不是你們改进的双輪双鏵犁？”

楼宇光說：“是的。”

毛主席又問：“改进的犁臂是不是已經裝上了？”

楼宇光回答了毛主席的問話后，心里想：毛主席他老人家每天忙于处理国家大事，真想不到竟連我們浙江农业部門改进双輪双鏵犁的事情都知道。楼宇光又想起，在半个多月以前，周总理也曾到所里檢查双輪双鏵犁的使用和推广的情形。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农具的改进工作多么重視呀！

參觀完这部双輪双鏵犁，楼宇光引毛主席走进休息室。毛主席脫下帽子，和藹地要楼宇光一同坐下来談談所里的情况。这个研究所主要是研究提高水稻的單

位面积产量，同时也作一些高产杂粮和经济作物的研究工作。所内共分农艺、土壤肥料、植物保护、畜牧等四个系和一个园艺组。……

在楼宇光介绍情况时，毛主席用慈祥的目光注视着楼宇光，对楼宇光说的每一件研究工作，都很有兴趣。不止是有兴趣，毛主席对许多研究工作都很熟悉。楼宇光说话过快，开始忘记介绍油料作物的研究工作，毛主席马上插问：

“还有花生、芝麻、油茶等油料作物，你们是否研究？”

楼宇光作了补充。毛主席又问：

“你们有没有进行农具方面的研究工作？”

楼宇光答道：“我们只结合做了一些。”

毛主席接着说：“要作研究工作，你们设立一个专门部门来进行农具研究工作好不好？”楼宇光回答说“好的”，毛主席笑着又问旁边的一位省委负责同志说：“他（指楼宇光）是同意了，你赞成不赞成？”那位负责同志回答：“赞成。”毛主席说：“那好，你们就向省委提个建议吧！”

毛主席又问楼宇光：

“你是学什么的？”

“我学的是土壤农化。”

毛主席接着兴致勃勃地说：“我想了解一下，农作物所包含的元素，以什么元素的比重最大？”

毛主席和楼宇光談了农作物所含各种元素的比重后，还談到了土壤的团粒结构以及日光、水分与农作物的关系。末了，毛主席向楼宇光借一本关于土壤方面的書籍看看。楼宇光見到毛主席这种好学的精神，一时不知說什么才好，便立刻取書去了。

这时，毛主席离开休息室，走到大楼前面的試驗地，在一条小道上停下来，环顧四周。这一带地方，原是一片农田。那两幢供作农业科学的研究工作之用的試驗大楼，和在試驗大楼附近作試驗用的玻璃温室、职工宿舍，都是在半年前盖起来的。它們表明浙江农业科学的研究工作有了新的發展。

在試驗地的东边，有一群人正忙着准备用双輪双鏵犁耕地。原来，所里的一部分工人和技术人員看到毛主席来了，就特地跑到試驗地上，准备作一次使用双輪双鏵犁耕田的表演給毛主席看。工人張有根虽然很早就学会使用双輪双鏵犁，可是今天他仍然反复用心地調整着調節杆，唯恐出了什么差錯；又吆喝着前面两只摇头摆尾的耕牛，唯恐它們不老实。旁边有人輕声地告訴他：“你看！毛主席走过来啦。”接着，毛主席已經走到跟前，和气地問張有根：

“你会耕地嗎？”

“我会耕地。”

“好哇！你就耕吧。”

張有根牽动一下牛繩，两头耕牛拉着双輪双鏵犁

笔直地前行。毛主席这时紧紧跟在張有根的后面，聚精会神地觀察双輪双鏵犁翻过的深灰色的土壤。

跟着犁耕到地边，毛主席用深思的眼光望着張有根和剛剛跑过来的楼宇光，問道：

“用双輪双鏵犁比用旧式木犁省力吧？”

“省力。比起旧式木犁来，还容易操作。”

“我行嗎？”毛主席把臉轉过来問大家。人們被这谦逊的問話引笑了。工人張有根、呂其千知道我們最敬爱的毛主席要亲自使用双輪双鏵犁耕田，立刻調过双輪双鏵犁的头，把犁重新插入土壤。

毛主席对着站在旁边的楼宇光，关心地問：“你行嗎？”

楼宇光沒有說出什么，唰地一下臉紅了。他沒有耕过地。

这时，毛主席走近双輪双鏵犁，用这部新式农具犁田。周围的人，特別是楼宇光，注视着毛主席犁过的田沟，感到这是最幸福、也是受啓發最深刻的时刻。

毛主席隨犁耕到地头后，接受了省农場农具管理局李副局長和楼宇光贈送的書籍，又关怀地詢問了职工們的生活情况。在临走的时候，毛主席又一次热情地同职工們握手。張有根和呂其千的手，因为劳动有些髒，他們正在为难不知往哪兒擦一擦。可是来不及了。毛主席向前握住了他們的手。

兩輛小汽車开动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走了。省农

业科学研究所的职工們就是这样度过了一个不平凡的星期天。

夜深了，那是誰的窗戶還閃耀着灯光？啊！是青年技术員張燕耆。他在写日記。这个小伙子曾經要求去考大学，嫌在农业工作崗位上沒有什么奔头。今天，他看到毛主席这样重視农业工作，竟亲自扶犁耕田，而这件事，他过去連想也沒有想到呀！張燕耆在日記本上写道：“我不安心工作太錯了。我决心把自己的全副精力用在祖国的农业建設事業上。”楼宇光呢？他在想些什么呢？他說他一夜也沒睡好。他說他在同毛主席短暫的接触中，更認清了自己的弱点。1月6日早晨不到六点钟，楼宇光就来到了办公室，重新認真地修改1958年的农业科学硏究工作規劃。……

（1958年1月27日“人民日报”）

## 毛主席在杭州查看衛生工作

新华社記者 伊心恬

“浙江日报”記者 龐佑中

1958年1月初旬的一天，毛主席来到杭州市小營巷查看爱国衛生工作。他首先信步走入了六十一号那个大院落。

在六十一号牆門的門檻邊，两个姑娘聚精会神地在下棋。毛主席輕輕地走到她們身边，对她们說：

“我到這裡來看一看你們的衛生工作，好嗎？”

“好！好！歡迎！”姑娘們歡樂地齊聲回答。

其中一個姑娘戴桂芳，是中學生，她看到走進門來的客人面貌像毛主席，便站起身來熱情地招呼。

毛主席接着說：

“你們做向導，帶我參觀好嗎？”

毛主席和姑娘們并肩走進過道，看了那裡的飯桌，又看了菜櫃，都像剛擦洗過一樣的干淨。毛主席回頭問聚集在屋裡的人：

“你們這里有沒有蒼蠅？有沒有蚊子？”

“沒有蒼蠅，也很少蚊子。”大家自豪地回答。

毛主席微笑地點點頭，然後走進了廚房。這個廚房是這個院落中上十戶居民共用的。毛主席細細地看了放得很整齊的鍋灶、煤球爐和周圍的燒飯用具，又向一戶人家走去。

這家房子收拾得很整齊，桌上放着几疊書。這是青年工人鄭肇勇的家，毛主席在這裡坐下來，关怀地問鄭肇勇在看些什麼書，在哪裡工作。當毛主席看到一個潔淨的題有“獎給先進生產者”幾個字的臉盆，知道是鄭肇勇的哥哥鄭肇基得到的獎品，毛主席高興地說：“你們一家都很好。”

毛主席來到小營巷查看衛生的消息，頓時傳遍了這條巷子的每一個角落。大人、小孩都奔到六十一號的外面來，有的甚至顧不得吃飯。他們站在巷子的兩

旁，用春雷般的鼓掌声来欢迎毛主席。

毛主席又走进五十六号院子。这里的房子比前面一幢好一些，客厅、臥室窗明几淨，一塵不染。毛主席走过剛擦洗了的地板，在天井旁边停下来。他用手揭开一字排列着的五只水缸中的一个缸盖子，仔細瞧了瞧。站在旁边的小营巷居民区衛生委員程瑜向毛主席解釋：缸里裝的是雨水，里面养了魚，就沒有孑孓。

毛主席称赞这个办法好。

毛主席走进了屋后的菜园，在菜园的左角上有一个糞缸貯存着澆菜用的人糞尿。

毛主席走到了糞缸旁边。程瑜揭开了糞缸蓋子說，这个糞缸在夏天也不生蛆。

毛主席問：“怎样才不生蛆呢？”

程瑜回答：“用石灰撒在上面，三天撒一次。”

毛主席笑着点点头。

毛主席临走时还鼓励大家說：“你們的衛生工作做得不錯。”

接着，毛主席又訪問了四十二号大院落。这是一座太平天国时代建筑的房屋。房子虽然古老，但是泥地上沒有一点垃圾，連高低不平的碎石子路上也找不出一根杂草。

毛主席在这里看了两家居民的臥室以后，來到了軍屬居素吾的家里。居素吾老太太的桌上瓶子里插着腊梅花，玻璃窗上一塵不染，透明得發亮。

毛主席看到室內兩張床都沒有挂帳子，关怀地問道：“不挂帳子，沒有蚊子嗎？”立刻有人告訴他：这里就是在夏天，蚊子也很少。

毛主席滿意地离开了这个院子。

毛主席一在門口出現，人群中便响起了“毛主席好，毛主席好”的欢呼声。人們伸出了无数的手，爭着要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微笑地走着，不斷向大家揮手致意，不斷和跟前的人握手。

杭州市小營巷堅持不懈地作好爱国衛生工作，已連續几年被評為杭州市的衛生模范單位，近两年多來沒有發現過一個傳染病人，居民都很健康。住在这里的工人的出勤率也比別的居民區高。

（1958年1月29日“人民日報”）

## 毛主席在成都量具刃具廠

“工人日報”記者 江 洪

毛主席于1958年3月5日到過成都量具刃具廠。一個多月以後的今天，廠里的人談起見到毛主席的時候，情緒還是十分激動，臉上閃着幸福的光彩。

黨委書記劉炬說：自毛主席來過後，全廠職工干勁沖天，大字報貼了十一萬張。3月份躍進計劃提前四天半完成。現在職工們都以創造新成績，來回答毛主席

对大家的无限关怀。

毛主席到量具刃具厂视察的情景是这样的：那一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下午四点多，两辆小汽车驶过绿色田野，开到了量具刃具厂，在备料车间停下来。

车间主任王德明在办公室刚写完工作报告，听说毛主席来了，还不相信，连忙奔到车间门口。毛主席正跨步下车，王德明立刻迎上前去。毛主席和他握了手。

毛主席穿银灰色衣服，含笑问王德明：“你是车间主任吗？”

“是的！”

毛主席隔着玻璃窗指着正在操作的锻工，问王德明：“你会干这个吗？”

“不会。我是车工。”王德明说着，还比了手势。

毛主席又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旧社会几十年的痛苦经历，从哪里说起呢！这个干过二十几年车工的车间主任，只得简单介绍了自己身世，心里感到热呼呼的。

原来还有点拘束的王德明，看到毛主席这样亲切、慈祥，顿时轻松起来了。

毛主席指着车间说：“我看看你们的车间，可以吗？”这句谦虚和气的话，使王德明感动得说不出话，只是笑着点头。

锻工谢钦荣在操作一百五十公斤重的空气锤，一起一落，锤打着火红的锻件，火星四飞，像串串喜炮在